

## 維也納醫科大學&Allegemines Krankenhaus 交換心得

去年，在人生機運的使然之下，頓時有了一個可以出國去交換的機會，而且還是去赫赫有名的維也納，這有如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讓人一時無法抉擇躊躇不前；後來經過好幾天的思考和權衡後，決定改變原本已經規劃好的學習計畫，欣然接受這個機會到外國去看看增廣見聞。其實能到維也納醫科大學附設醫院交換兩個多月是個非常難得的經驗，除了遊歷這個浪漫文藝的「音樂之都」之外，還有與外國醫學生交流互相學習的機會並見識外國醫療制度和醫學技術的不同，著實是個難能可貴的機會。

與我們學校簽約的合作學校是維也納醫科大學(Medizinische Universität Wien)，在 2004 年的時候從維也納大學(Universität Wien)中獨立出來。維也納大學最早是在 1365 年所創立的，是世界上數一數二最古老的大學之一，也是全奧地利排名第一的大學；而維也納醫科大學也是相當有名的學校，其醫學院排名在全球排名第五十一名，全歐洲排名第七名。每年大約有 1300 位醫學生，相當於我國每年全國的醫學生數量。而我們這次交換的醫院是「維也納公立醫院」(Allegemines Krankenhaus)，有三百多年的歷史，是奧地利國內規模最大的一間醫院，醫院內員工大約有九千位，包含一千六百多位醫師，四千五百位醫事人員，兩千三百多位教職員。每年的刀量大概有四萬八千台，住院病人數量有十萬人之多，而門診治療的病人量更是高達六十多人。這所學校及其醫院也是歐洲規模最大的醫院以及，其醫學研究成果更是全球醫學領域的先驅和開發前鋒，例如：器官移植研究，骨細胞移植與再生等領域都是領先全球的祖師爺，可想而知其醫療技術和研究實力都是不容小覷的。

我們在春寒料峭的三月天抵達維也納，當時氣溫大概介於五到十度之間，遊於緯度和大陸型氣候的關係使其濕度相對較低，體感溫度比實際氣溫還要更低，對於長年在亞熱帶生活的我們來說相對是寒冷的。即便如此，依然不減我們對這趟旅程的期待和冒險。三月天的維也納路樹都還是枯枝，可能因為抵達是星期天的關係，商店都沒有開門，路上行人也都寥寥無幾顯得有些冷清。聽朋友說，外國人星期天大多都在家休息，不喜歡往外跑，和國人的習慣相當不同，剛抵達維也納就深刻的體會到國情的不同。

第一天到醫院報到時，立刻被這所醫院的規模給震懾，從醫院的大門口走到醫院的後門出去可直接進入大學的校園，這段路程需要走十五分鐘左右。醫院主要有兩棟大樓組成，一棟的主要色調是綠色，外科相關的病房、刀房或是檢察室都在這棟大樓，另一棟是紅色調組成的大樓則是內科大樓、急重症加護病房。門診、急診區以及共通的檢查室則是在比較低有共通的樓層之中。有些樓層也有許多會議室和課堂教室等。一樓大廳裡面有超市、麵包店、花店、郵局、銀行等，讓員工的日常生活機能更便利也更方便。

奧地利所使用的語言是德文，對於語言不通的我來說是種挑戰，幸好大多數的學生和醫生在英語的口說與理解能力上都相當流利，因此在教學和交流上並沒

有什麼問題。不過因為語言的問題，讓我要適應這樣的環境比平常還要再困難許多，而且大部分的病人仍然是不會英文的，因此能和病人接觸的機會就比較少一些；即便如此，他們的醫生和病人依然很願意讓我們這些外國醫學生嘗試一些簡單的醫療處置。我每天早上大概七點鐘到醫院先幫忙抽晨血，醫生會先帶我和我其他醫學生去向病患介紹我們，並實際演練給我們看，然後才放手讓我們自己去操作。病患也都很放心的把手臂伸出來讓我操作，剛開始步驟不熟悉的時候難免擔心對他們造成一些負擔，所幸很多病人都會用少少的英語告訴我 Great！或是對我豎起大



- 綠色為外科大樓，紅色為內科大樓。
- 醫院使用「顏色」來區分不同大樓，直觀的敘述方式方便大家辨識和溝通。

拇指表示鼓勵，這讓我的心理壓力減輕很多。抽完血後就去參加晨會，他們的晨會以德文進行，主要是討論當天要手術的病患的情況和手術的手法，晨會大概半個小時就結束了，大家便很快的動身去做該做的事情，偶爾會有幾個有趣的案例主治醫師會留下來用英文向我們解釋，或是告訴我們有什麼有趣的刀可以去觀摩。我每天都會去刀房裡面看刀，有時候他們有人力上的需求時也會要求我幫忙上刀拉鉤，甚至可以幫忙縫合關傷口等。

在這裡，我可以感受到「醫療」這個領域的是一種 **universal** 的語言，在醫學的領域裡，不需要區分國籍語言，大家都是相似的邏輯和想法。我想，這種另類的溝通方式是種相當有趣的交流方式。在我旅行的經驗中，藝術一直以來都是一種交流的橋樑；和其他旅者交換風景的插畫，和街頭藝人唱著同樣的歌曲；而這次的旅途又體會了不同種交流的方式，讓我領會了古人所說的：'Medicine is art.'的道理，讓我感到非常得不可思議忍不住讚嘆起醫學這門「藝術」的奧妙之處！



→帶領我的創傷外科醫師-Dr. Josef I, Jördes

即便醫學是種溝通的橋樑，每個國家對於通一種醫療行為的習慣用法和所使用的器具也與國內不盡相同。在AKH，我們看到了許多在台灣沒有看過的小道具，能夠節省使用者的時間，使用起來更順手也更便利。而國情的不同，常見的疾病以及常用的處置也大不相同。例如，在一般外科觀摩切肝手術時，我發現他們切的手法 and 工具都和我在台灣看到的不同，這影響到肝臟血液的分佈和疾病的型態。在與他們的醫生討論後，他們樂於與我們討論他們所使用的術式以及術後的預後和照護等等，他們聽到我們來自台灣也不吝於讚賞台灣在肝臟疾病的權威性和貢獻，有位醫生還開心的告訴我他有來台灣參加過醫學年會，對於台灣的風光感到回味無窮呢！

醫院的規模很大，病人也是不計其數，醫院裡形形色色的人來來往往常常無法辨別每一個人，在這樣忙碌的氣氛之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變得相當疏離卻又互相牽引在一起。在走廊上，常常有其他科的醫師或是員工們與我打招呼，即使我其實並不認識他們，他們也會與我點頭示意，對他們來說，我們是同在一個工作環境裡的同事，彼此互相加油打氣是很基本的禮貌。這讓我想起台灣這個號稱熱情充滿人情味的小島，社會新聞上層出不窮因為世人冷漠的態度所造就的悲劇，對比我們引以為傲對外來者熱情的招待和態度；即使是同班同學之中也有一些不認識的人從沒有打過一聲招呼，這是件很衝突的心態。我想我們可以繼續保持對他人熱忱的態度，但同時也對於周遭的人多一些關懷和接觸，哪怕只是一個微



→醫院裡的醫師休息室，每層樓都有，裡面的配置有沙發、冰箱、咖啡機，每忙到一段落醫師們都到這裡休息喘口氣。

笑或是一個招呼，都能拉進我們彼此的距離。在這樣緊湊的步調之中，最令我不可思議的是他們依然能保有放鬆悠閒的時刻，早上晨會的時候大家一起討論著病人的情況和一天的行程，在認真嚴肅的氣氛中不時有許多笑聲和揶揄的時刻，晨會結束後大家一起回到護理站休息室裡吃早餐喝咖啡；有時候我早上去跟門診看病人，十點多的時候醫師轉頭對我說：It's coffe break.然後就到附近的休息室裡喝杯咖啡吃點心，十點半的時候再回去看下一個病人。我感受到他們的態度是：在這樣緊張的工作環境裡，他們會選擇一個調適自己的方法和時機，而攸關到病人健康和安全的時候，他們便能嚴肅以待。有幾次帶我的醫師沒有出現，問過別的醫師後才知道，原來他們有值夜班隔天休息的規定，長時間的超時工作不僅對醫生本身是個沉重的負擔，更是把病人的安全都暴露在嚴重的危險之中；即便如此，他們也是會有超時工作的時候，而累積到危險值的量就會被勒令休假停職。這是個合理的工作條件，也難怪就算醫療是個充滿壓力與挑戰的職業，他們還是有許多人願意全力以赴，雖然還有許多需要改進的空間，但是對比台灣的醫療環境，我想我們有更大的改進空間，否則我們則淪為一個空有技術沒有品質的醫療體系。

這裡的教學強掉的是「自主性的學習態度」，因此沒有特別要求醫學生要留下來或是規定特定的下班時間，因此平常大概中午過後可以離開醫院。我利用下班後的空檔參觀了維也納市區內的各個景點，包括舊城區內的聖史蒂芬大教堂、霍夫堡皇宮、郊區附近的維也納森林、美泉宮等等，也在朋友的幫助下買到便宜的音樂會門票，盡情體驗這個音樂之都的文藝氣息。而周末就是我們則到距離比較遠的城市，我們遊歷了奧地利的幾個大城市，包括薩爾斯堡(Salzburg),因斯布魯克(Innsbruck),格拉茲(Graz)等城市，其中，我最喜愛也是世人所最熟悉的便是薩爾斯堡了。薩爾斯堡是個歷史悠久的城市，位在奧地利的西邊靠近德國邊境，四面被山脈所環繞，中央有薩爾茨河經過，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這裡有著各式豐富的建築、音樂和藝術氣息，是「音樂神童」－莫札特的出生地，也是世界聞名的電影－真善美(*The Sound of Music*)真實故事發生的城市。

整座城市以位在舊城區丘陵上的薩爾斯城堡為中心，這座城堡是中古世紀中歐最重要的城堡要塞和軍事防禦堡壘，站在城堡山上往下方市區看，各式的尖塔建築和花園洋房，遠方還有白雪皚皚的山峰和綿延無盡綠的田



→薩爾斯堡市區一隅，右側山上的城堡即為薩爾斯城堡。

地，是個山明水秀風景秀麗的好地方。

在這次交換的經驗當中，讓我認識了不同的醫療制度，也見識了許多台灣少有機會看到的醫療技術；與他人相處的過程中除了認識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也讓我反思自己的想法和性格，是否能做些改變，提升自己的層次和領域。很難得能有這樣的機會拓展自己的視野，相信未來，我能將這次所學到的人生態度運用在各種事務上，帶領我開創出不同的人生。